



青史红颜尘未杳。

旧日江山，往事知多少？

帝位宫心纷乱扰，烽烟何处归缥缈？

改尽前尘愁绪恼。

执手佳人，比翼相偕老。

半世情缘原定了，凤梧锦绣结同好。

改尽江山旧

青土班

GAIJIN
JIANGSHAN JIU

青土班
◎ 著

改 江 山 色



GAIJIN
JIANGSHANJIE

青士
◎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青衿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改尽江山旧/青衿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 8

ISBN 978-7-5470-1063-1

I. ①改…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9317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8mm × 235mm

字 数: 270千字

印 张: 22

出版时间: 2010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周莉莉

策划编辑: 侯 开 戚兆磊

文字编辑: 戚兆磊 刘红梅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ISBN 978-7-5470-1063-1

定 价: 2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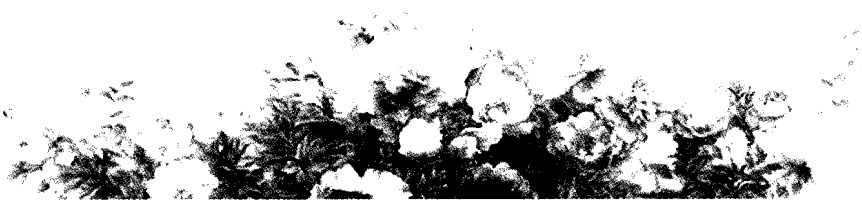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生变·····	001
第二章 遇隐·····	009
第三章 煮酒·····	018
第四章 茶茶·····	027
第五章 猫眼·····	037
第六章 地火·····	045
第七章 回京·····	055
第八章 桃花·····	065
第九章 王府·····	074
第十章 怪兽·····	083
第十一章 夜袭·····	094
第十二章 古原·····	104
第十三章 寿诞·····	114
第十四章 花戏·····	123
第十五章 毒杀·····	132
第十六章 高昌·····	142
第十七章 醉倚·····	151
第十八章 动心·····	161
第十九章 归妹·····	169

改卷江湖

GAILIN
JIANGSHAHU



第二十章 忽兰·····	176
第二十一章 剖语·····	184
第二十二章 掷筊·····	194
第二十三章 破胡·····	203
第二十四章 真相·····	213
第二十五章 钉子·····	223
第二十六章 来贺·····	232
第二十七章 邪术·····	243
第二十八章 寻踪·····	254
第二十九章 香消·····	264
第三十章 奇门·····	274
第三十一章 承统·····	284
第三十二章 一别·····	295
第三十三章 黑衣·····	304
第三十四章 无相·····	312
第三十五章 奇兵·····	321
第三十六章 落定·····	330
番外 哲义的思考·····	338
后记 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幻想·····	345

生变

GAIJIN
JIANSHANJIA

第一章

夕阳西下，一道黄沙自路边扬起，一人一马疾驰而来。

今天是这边陲小镇上的集日。年关将至，集上比往日热闹许多，鞍辔余粮，布帛钗花，算是应有尽有。马蹄声疾驰而来，人们纷纷侧目。那马极其雄壮，马上是个青衣锦服的年轻人，左手按剑，右手执辔，眉宇疏淡，似有所思。众人斜身避让，不过眨眼工夫，他已驰过这两边摆满年货的狭道，绝尘而去。

众人看着那道裹着尘沙的影子摇摇头，市集很快又恢复了杂乱中的平淡缓慢。临街的小茶肆里，疏疏散散坐着五六个歇脚的人。一个猎户打扮的汉子，敲了敲烟袋锅子，向旁边优哉游哉喝茶的老头子借了个火，眼睛斜瞟着那年轻人的背影，道：“看这样子像是上京来的呢。”

“是啊，十三公主就要来了。赵将军昨天已经传下令来，明起城里戒严，不要上街瞎逛，公主要从这儿出关呢。”老头子抿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

“哎哟，老爷子不瞒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县官呢，更别说是皇上的妹妹了。京中传说，这公主是天下第一美人……”

“哼！”老头不屑地摇摇头，“那又怎么样？天下第一美人也是送给五十三岁的老头做老婆去——还是第三十五个老婆。”

“哈，老爷子你这是眼红，绝对是眼红，哈哈。”说着，两人都嘿嘿地笑了起来。

老头呛了一下，干咳两声，“胡狄那老头子可比我这老头子难缠多了。我看这



哪是和亲啊，这么多兵，人过去了也未必能省事，咳咳。”

那猎户一惊，苦了脸低声道：“怎么，难道还要打？”

“难说，三十万毛子兵在这燕州北境坐等着。这领兵的休屠王可是胡狄大汗手下的第一干将。当年他打到燕州南镇，杀了多少人啊。”老头抚着胸口说。

听他如此一说，大家都忍不住歔歔起来。

角落里的旧木桌上浸着斑斑点点的茶渍，衬着桌旁少女的衣衫分外明艳。她低着头静静听了一会儿闲话，侧转身朝着那锦衣年轻人去远的方向张望了片刻，回头对同桌一个着粗布蓝衫的人说道：“哥哥，这个来和亲的公主听说是天下第一美人呢。”

那蓝衣人虽穿着粗布衣衫，却长得俊雅斯文，二十五六岁的模样，眼神是与面庞不相称的沉静。看他的打扮像是个农人，但是看他的面目却像是个读书人。他没有理会那少女，手上把玩着三枚铜钱，往桌上一掷，零碎地啷当响着。他沉默地收起来，再掷。

“哥哥，我想看看这第一美人长什么样子。”红衣少女嬉笑道。

布衣男子这才抬头，瞪了她一眼，语气却依然平静，道：“别胡闹！”伸手把钱捡起，眉头皱了起来。

少女看他手上把玩着铜钱，便道：“你在问筮？”

“嗯。”

“问什么？”

男子不答，沉默地看着道旁那渐渐沉淀的扬尘。他放眼檐外，镇上的百姓一如往常地行走坐卧，虽生生不息，却将这片天地化为一个停滞的景象。那是水墨画上的大漠秋声，美则美矣，却美得千年不变。

“哥哥！”红衣少女叫了一声，明眸皓齿都衬着对这位仁兄神游八极的不悦。

布衣男子站起来走到酒肆门口，抬头望了望天空铅灰色的云朵，浮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他不明所指地说：“没什么，添上点儿衣服，这天要变了。”

上将军赵隼的军营就在燕州城外十五里，那里驻扎的三万大军都是多年来平敌荡寇的善战之师。此时，赵隼的内帐里却站着另外两个人，风尘仆仆。其中一人朝里站着，体格健壮高大，脸庞刚毅，铁塔一般的身材，衬得帐子都显得狭小。他朝榻上躬身道：“我才往军中探来，咱们的嫡系将领们便都知会了，不过没敢惊动赵李二位老将军。”



榻上坐着的人抬腿站了起来，背对的灯火隐约映衬出他英挺的五官，一身黑色劲装，显得他身形愈加挺拔修长。这人潇洒地一撩衣摆，走到帐门口，斜挑了帐帘，向外看着动静，唇边似笑非笑道：“这些老人家资历深，做派稳，我也不好十分强令。何况，这次是背了朝廷来的。”

铁塔汉子貌似有些踌躇，“咱们真要这么干？”

黑衣男子眉毛一扬，“怎么？怕了？！”

铁塔汉子摇头，道：“不怕！可是皇上并未诏命……”

黑衣男子轻哼一声，放下帘子转过来道：“当初商议这事时，我就极言不可，可是南徐战事正紧，上京那群内阁参政们议来议去，就议出这么个办法来。我一路赶回上京，人却已经送走了。皇上的意思，先稳住这些老毛子，等朝廷腾出手来再打理他们。皇上是皇上，为国家计，什么都可以牺牲。我却是容不得的。”

铁塔汉子想了想，道：“皇上的想法也未尝没有道理。国家连年征战，国力不济。若再和北边大打起来，只怕经不起这般消耗。”

黑衣男子微微摇头，“那也要看怎么打！难道打不起就卖妹妹？那先帝生儿子有什么用？弄个女孩子家去抵挡，我也没脸再做这大将军，统御三军了。”

正说话间，帐帘一动，全身玄甲的赵隼进来了。密不透风的帐内，火光掩映下，他黧黑的脸膛如生硬的古铜，眉眼一弯，却又格外生动。他略扫一眼帐内，便向劲装黑衣人倒身拜下，道：“末将来迟，王爷勿怪。”

黑衣男子微微一笑，扬手道：“不怪。”正是靖远亲王承铎。

赵隼站起身来，道：“王爷要的人，我都召来了，正在中军大帐听候差派。另外，哲仁回来了。”

承铎拂衣坐下，颌首道：“让他进来。”

一个青衣锦服的年轻人闪身入内，单膝点地行了个礼，便按剑而立。

承铎道：“如何？”

年轻人恭敬地答道：“属下按主子说的，从燕州边镇一路巡查了九个关口，都没什么动静。最近的胡人兵马离边防五里。因为朝廷日前恩准和亲，他们估摸我们不会出战，疏于防范。燕州稍远一点儿的镇子，百姓还赶集办年货呢。”

“这样才好，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来了。”承铎笑一笑，一手在桌上轻点着，沉默片刻，突然又叫道，“杨西林。”

“在。”铁塔汉子应声答道。

“十三公主那边安排得如何？”

“已经安排哲修护送回京了，王爷的手札也一并交给公主转呈皇上了。”

承铎点点头道：“嗯，承锦聪明，见了皇兄必然会把我的意思说好。”说着抬头看去，却见杨、赵二人都面有忧虑，他了然一笑，放缓声音道，“没打起来时，朝廷上争论不休，打起来了，一切就我说了算。所以，打了再说！”

两日后的黄昏，杨西林引兵绕过休屠王的前阵，轻骑一夜往返两百里，直捣休屠王大本营。赵隼兵出休屠王左翼，硬生生将休屠王的左路军切离了大军，逼到燕州以东。休屠王措手不及，根本无法迎战便仓促北逃。

一时间渔阳鼓传，边声四起。这燕、云二州的千里疆界上，南北两军都应声而动。这个年，想是不能太平平地过了。而这胡天胡地里，竟又飘起了鹅毛大雪，旬月不停，大有一改江山旧颜之势。

远远的山冈上，承铎一骑当先，一身明光铠甲与雪地相映，熠熠生辉。他身后是一路跟随的从骑和上将军赵隼。赵隼一夜血战，凌晨才赶回中军，从人到马已是十分疲惫，唯有一双眼睛还炯炯有神，此时随着承铎巡弋而来。

“这里的天啊，就是说变就变。昨天一夜都在雪地里滚，马蹄子打滑，好不容易才摸了过去。不过那些胡人也没想到大雪天里会有突袭，一个个都窝在帐篷里喝酒吃肉。我们走到大寨不足百米了，哨兵才发现……”赵隼原本是世家子弟，少年时就跟承铎一处闹，所以在他面前也随意许多。

承铎耳朵听着赵隼精力过甚的演讲，眼睛却溜着沿路几个逶迤而行的边民百姓，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心中一动，停下来，唤住一个背着柴火，走得不慌不忙的青年人。

“昨夜你们可听见兵戎之声？”

“什么？”那青年人看他骑装劲甲，英武不凡，有点儿失措地问。

“呃，就是我和胡人打仗了，你们知道不，害怕不？”承铎的声音舒缓和悦。

青年人见他神色亲和，挠一挠头巾说：“哦，知道的。昨日就没有出来，知道军爷们要来，买足米面守在家里。还有不少人，连夜赶到南边亲戚家去了。”

承铎仍然温和地问：“那你为什么不走呢？”

“俺爹腿脚不好。这不，今天背上两天的柴，这两日都不出门了。军爷，这仗要打多久？”

“不久了。你们怎么知道大军要来的？”承铎微微笑道。

“是东方先生说的。”



承铎扫了一眼赵隼，赵隼立刻禀道：“此人复姓东方，住在平遥镇西的无名谷，是个山野农夫，常常来这边集上贩卖些自家产的谷豆。他时常说些风雨时令给农人们作为耕种的指导，没有不准的，所以大家都比较信服他，称他为东方先生。”

承铎脸色平淡，没有任何表情，不轻不重地说：“农人说说时令也就是了，妄议军事国政便是僭礼逾分。”言罢，扭头便走，一路行上那高坡，正对着昨夜激战的山脚。敌寨依山而扎，已烧成一片灰烬。迎面杨西林策马上山来，马背上搭着什么东西。走近来，才见长发委地，是个白衣女人。

赵隼一见，先笑了，道：“你不是追休屠王残部去了，怎么追出个这？”

杨西林只手一提就把那女人拽下马来，扯着衣领拎到承铎面前，没好气道：“那老毛子太狡猾，拿这女人做掩护，自己跑掉了。我追出五十里，想着王爷不让远追，这才回来了。休屠王到底躲到了哪里，不访问她！”

赵隼嘻嘻笑道：“休屠王这里只有六万人，他本部被袭，四面的驻军都会收拢来。就是王爷让你远追，你也追不着人，这会儿弄个女人来塞责。”

杨西林哼了一声，正要开口，被承铎挥手阻止了。他低头打量那女人，头发甚长，却不是漆黑的颜色，雪光下仿佛是深棕色，散乱地遮在脸上。看服色太素净，衣料却是极贵重的雪缎。

承铎抓着她的头发让她仰起头来，一手拂开她脸上乱发，才发现这女子并不大，十七八岁的模样很是清灵，眉尖的颜色淡淡青青，神色之中却并无惊惧，说不出是茫然还是深邃。她顺着承铎的目光回看过去，随即眼波一闪，睫毛垂下来，覆住了眼眸。

他波澜不兴地问：“你是什么人？”她不像胡人，胡人的下颌宽阔，没有她这样怡人的弧度，胡人的鼻翼厚实，没有她这样小巧秀丽。她长长的睫毛似荷尖的蜻蜓，停在那里一动不动，承铎的问话似是没有听见。

承铎松开她的头发，大声喊道：“阿思海！”一个骁勇的胡人，作南军打扮，飞驰过来。这个阿思海本是个胡人，四年前被承铎收服，平日常在北边哨探。彼军布防，乃至王公贵族的日常做派他都晓得。这两年承铎虽然不在北疆，可他安排下的老底子还在，这次打起来才能这般得心应手。

阿思海一看这女子便大惊失色，道：“王爷怎么得到她的？”

“休屠王扔下的。”

“这女子，他很是宠幸，两年前得到她就时常带在身边。她……她是……”

“什么？”

“她从前是休屠王的哈那芬。”

承铎懂得一些胡语。胡俗以人为奴，为奴者与鸡豚狗彘相似，生死都由主子。这哈那芬说起来就是玩乐之用的女奴。休屠王素来就有些床第私癖，胡人放纵淫乐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听说有些胡狄贵族开宴酬客，常常是聚在一起宣淫，果然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现下看阿思海那神情便知道她是哪种奴隶了。

“从前？”承铎反问道。

阿思海点头，“是，近年她虽在王庭，好像不太受休屠王青睐。若说失宠，却又并不曾被赏给下面的头目，一直被休屠王带在身边。”

承铎的手指拈起她肩头衣料摩挲了两下，确实是雪缎，上京妍衣阁十两银子一尺，而她领口的皮肤，隐现的锁骨却比那雪缎还细腻。他抬眼看定那女子，觉得她太单薄冷清，像胡地终年不化的冰雪，无法与声色荒淫联系起来，正要再开口，又听阿思海说道：“她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不过因为长得美，所以休屠王才舍不得扔吧。”

杨西林一听，正要撒手。承铎却淡淡道：“美吗？我看也就一般啊。”众人听他语气，你望我，我望你，神色都有些暧昧起来。赵隼是知道承铎的，嗤笑一声，随便地说：“休屠王行营里有不少女人，这次抓到都充了营妓。王爷要是看着这个顺眼，就拿去。”

承铎不再看那女子一眼，却转身道：“这女人我要了。哲义，先把她带下去，弄干净。”他的随侍哲义应声上来把那女子扛了下去。

回到大帐，哲仁已经候着了。一见承铎，他就忙着禀告：“赵老将军和杨将军属下已将昨夜越过的休屠王前锋万余人围歼。”

承铎轻叩了一下大案，道：“好。”

“李将军已经按王爷手令率部赶往休屠王右翼。”

承铎满意地点头，“昨夜，赵李二位看到我的手令时作何反应啊？”

哲仁忍不住笑道：“赵老将军很吃惊，说朝廷并无战令，大将军不可乱来。属下说大将军已经带人破袭休屠王大营去了。赵老将军听了颇为郁闷，说，‘这个五王爷，又把天给捅下来了。’然后就带着人马接应来了。”

承铎想到那“颇为郁闷”的神情，也不禁笑了起来。

一夜之间，整个燕州前线的大营都竖起了承铎的大将军鹰旗。突如其来的大雪把这边城塞外染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人迹愈加寥落。而此刻燕州大营的中军帐里却

是暖意融融。大帐的主案上横七竖八地堆着些纸折笔墨。一壁挂着幅硕大的地图，标着燕州至云州共两千里的防线驻军。而另一侧却摆着一个五尺长的矩形铁炉，里面烧着通红的炭火。如今那铁炉上正烤着一架全羊。

这羊身已先用匕首划出了格子，抹上麻油、料酒，搁一夜让它入味。烤时火候需适中无烟，先刷一层薄油，烧热之后再刷一层酱，反复翻转刷上作料。快烤好时，再撒上少许孜然，香飘十里。此刻羊身滋滋冒油，正是金红油香，外酥里嫩之时。

一旁围坐的三人早已挽袖擎杯，大快朵颐。承铎在铜皮盘子上细细地切着羊肉，划成小块放进嘴里，缓缓地说：“我让你们歇了一天，今天请你们吃一顿，吃完了立刻给我上马走人。”

赵隼托着盘子转向杨酉林，“他哪里是想请我们，分明是自己想吃羊肉了。”

承铎却不理会，接着道：“李德奎闪击休屠右翼之后北进一百里，正隐蔽休整。赵老将军合击休屠前锋后，左上百里待命。你俩今夜各带五千人，分左右路，带硫磺火引，快接近休屠行营时，就放起火来，赵李二人依火光为信。你们尽量往他们两人的方向靠拢，把人向我这边压。”

听得这句，杨酉林放下盘子，问：“王爷所部只有急调来的一万人，都往这边压，能吃得住？”

承铎头也不抬道：“放心，胡人到时候只想往北跑，哪里还敢再往南啊。你们四人合力，最要紧的就是给我截断休屠王的退路。”

赵隼缓缓道：“说是三十万，有一部分压在云州一线，休屠的随侍亲军不过十余万人。左路军已经打掉了三万，连日奔逃，也就剩下四五万疲敝之师了。凭我们的兵力，要吃掉应该也不难。”

承铎正色道：“既然打了，就别不痛不痒的，全面作战是迟早的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如今断不可给休屠王以喘息之机，所以此战，务必全歼其军！”

杨、赵二人神情一肃。

承铎抬头看他们一眼，用匕首挑起一块羊肉送进嘴里，笑一笑，说：“不过你说得对，这西北的羊肉就是好吃。南边的羊都又老又韧，人也都不怎么是东西，只除了女人稍可一观。”

赵隼扑哧一笑，揶揄道：“是吗？”头却转向杨酉林。杨酉林被他一瞧，莫名其妙，转瞬明白了他的意思，短刀往案上一插，声不吼而自高，“你看我干什么呀，我又不知道！我在南边只管打仗，管什么老羊女人的。”

承铎与赵隼都大笑起来。

按承铎这番部署，休屠王已是案上鱼肉，只看庖厨如何下那一刀了。

这夜风卷雪飘，除开严冬的肃杀之气，这几百里土地也并不寂寞。胡狄军数万人南北向下寨甚长，正当丑寅交刻，两侧大营火起，无数火箭射来。胡人逃了这两日也不遑多想，爬起来又逃。不出数里忽然面前被两支大军拦住一番混战，不辨方向，扭头再跑啊跑，只觉四面八方都是敌军。一时间哭爹喊娘声、交戈击剑声、风吹火啸声响成一片。承铎大军便趁夜痛杀起来。

承铎率军一路掩杀，从夜半杀到天明，天明杀到傍晚，前路军已探到赵隼后路，方才止住。他扬鞭纵马在四处高地上查看了一番，雪已渐渐厚了，马蹄半陷。承铎心中筹谋片刻，转到临时搭上的帐篷里，扯下身上的战甲，就雪擦着手上和脸上的血迹。哲仁骑马驰来，滚鞍下地给承铎行了个军礼，道：“主子，毛子军已经死伤过半，些许残兵都已缴械，几位将军正在追歼奔逃的余部。目下行事，还请主子示下。”

承铎看一眼仍然飘扬的大雪，悠悠地说：“我军轮换休息。传令赵定一、李德奎后撤至我左右。赵定一部西移五十里，看住云州补给一线。杨西林、赵隼合兵，撤至我前方三十里。北军的东西有用的带走，没用的烧掉。降兵通通放了，让他们北去，我可没粮食养这些毛子。命大的就自己爬回去吧。”

哲仁应声而去。

此令一出，诸将也十分会意，如今大雪不止，又深入敌方数百里，补给跟不上。最有用的就是冬衣。胡人的军衣通通扒了下来，人都被赶到了雪地，美其名曰放回。本来降俘太多既怕生乱，又耗费粮食，杀了又太坏名声，可若真的放回去岂不是和自己过不去。承铎此令甚狠，等于是把那两万降俘撵到雪地里活活冻死。谁若真的能爬回去，必是天下耐寒第一人。

越日，雪仍未停。承铎缓缓南撤，依险下营。各部的战报陆续传来，休屠王云州残部驰援，被赵定一挡住。李部人马却和胡狄大汗本部的骑兵短兵相接。而休屠王本人又被杨西林的骑兵追了一天一夜。

第三天，承铎已撤回燕州大营，休屠王的人头也同时用战旗裹了送至他案上。承铎心中暗赞他这位铁塔干将。短短五天时间，休屠王号称的三十万大军已经土崩瓦解，他自己也身首异处。而他们深入五百里，往返奔袭，无论这一战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绝妙一笔。这不由得令承铎心情一好，他站在营首北望，心中暗道：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等一等了。一回头，远远地看见马厩的角落里，瑟缩地挤着一堆女人，个个风鬟雾鬓。

承铎慢慢踱了过去，临厩的大木桩上锁着个人。这个人半跪半坐在地上，手缚在桩上齐胸高的地方，她便坐不实在，半吊着绳索，似是睡着了。白色的衣衫已然看不出白来，痕迹斑驳。只能看见秀丽苍白的脸庞，睫毛垂下，覆盖在下眼脸上。

承铎俯下身，一伸手，抬起她的下颌，那女子猛然睁开眼，昏暗的光线下，她的眸子似有光彩流溢。一瞬间，承铎有些失神，她也有些吃惊。旋即，他恢复了一脸冷然，她又是一脸茫然。承铎想起来，这个女子是那夜突袭休屠王后，杨西林捉到的。

哲义看到承铎过来，早已跟了过来，现下在身边喊了声“主子”，低头等着承铎示下。

承铎打量了一阵，皱了皱眉道：“不是叫你把她弄干净吗？”

五王爷素有洁癖，还癖得很离奇。所谓癖好，就是某方面的偏执，有些人对书画，有些人对酒茶，有些人对古玩，毕生精研，乐在其中。而承铎则是好洁成癖。

原本像帝胄之家，规矩也大，一天四五次地换衣裳，早晚沐浴，只要不怕麻烦，那也是不难办到的。可是出征在外的将领们，往往就没有这样讲究了。有时候十天半个月不洗澡都是常事。承铎算得上是当今下马能谋上马能战的第一人了，他也身先士卒，也白刃饮血，也同甘共苦，但就有一样，哪怕粮草没有了，连他都吃不上饭了，只要有水，也必要每日一洗。每每血战而归，第一件事就是脱了染血的袍子，以水净手涤甲。

以前在上京，承锦就开过他的玩笑，说：“古人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五哥竟有洁癖，可见心性之执著，正是情深之人啊。”此言一出，不仅人皆知晓了五王爷的这点儿小癖，王孙公子们更是一阵风似的，出了不少这癖那癖的人，只为博十三公主青眼一顾。

照这个理，承铎要的女人该是白璧无瑕才对，可是他不这么看。世上干净的东西不多，丑陋的东西不少，比如走路脚上染了泥，可以擦掉；杀人手上沾了血，可以洗净。以此类推，这些都是外物，女人与他有什么相干呢？故而他这种怪癖是只关乎自我的，是唯器唯物的，不涉道德，不拘世俗。至于放到他床上的女人，可以残花败柳，可以卑贱出身，可以其貌不扬，就是不能脏兮兮的。

哲义听他这么一问，忙回道：“已经交给后营的老婆子收拾了，只是衣裳是旧的。”承铎做了个手势，哲义便将锁着的绳索打了开来。那女子一时委顿在地。承铎手臂一展，将她捞了起来，负在肩上，向自己大帐的方向走去。留下马厩一角的其他女人，瑟缩着朝他的方向张望。

承铎一进大帐就把她放了下来。那女子被长锁在木桩上，坐卧都不能，甫一着地，只觉手麻腿软，身子向前一倾，已被承铎抓住，顺手带到了榻上。他狂放地一扬手，她的衣带已凌空飘了出去。本就有些褴褛、痕迹斑驳的白缎薄棉袍也舒展地一旋，平落在地上。

她并非是装帧精美的礼物，他也就没费什么工夫便剥光了她。这女子很瘦弱，却不显嶙峋，只愣愣地坐在床边。承铎上次见到她时，阿思海说她是休屠王的玩物。这种身份想一想，便能轻易切中男人的某根神经，使得他对她的印象，染上了绮靡色彩。然而这色彩与她本人极不相称，如今他剥光了她，却仍不觉得她是那样一个女人。

承铎打量了她两眼，动手脱掉了自己的衣服。他肩腰的肌理柔韧有度，臂膀上的肌肉随他弯腰解靴子的动作而隐隐浮现。他的手落在她身上时，她的肩膀微微缩了一下。抱着她像抱着一匹上好的丝绸，冰凉而细致，在清冽的空气里微微发抖，



让人莫名地兴奋。

她安静如一株植物，那头发倒是丰盈柔软，虽然染上风尘而失了光彩，握在手里却是柔软细滑的。而他无端地觉得，她的眼睛像一个欲说还休的隐喻，此刻正直视着他，平静如深夜的瀚海。他想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时，却只看到这双幽深的眸子中正映着他的影子。

承铎不喜欢强迫女人，却也没见过这样的女人，仿佛这种事情对她毫无意义，可以视若无睹。他有那么点儿玩味地捏着她的肩膀，指头抚摩着她的皮肤。很快，肉体的感官代替了他对她眼睛的探索，他一把将她推倒在了榻上。她虽然瘦，身段却是玲珑有致。他粗暴地欺身压上时，成功地看见她那波澜不惊的秀眉蹙了起来。

承铎忽然一笑，手似安抚，又似控制，握住了她的腰肢。

哲仁到帐外，正遇到哲义。哲义微一摇头，他便明白了，拿着手里的奏报斟酌了一下，觉得还是暂时不要打扰主子的雅兴为是。承铎的规矩，女人是不在他帐里过夜的，所以这种时候，哲仁、哲义总是要候着些，免得他叫不到人。

不过今天的情况似乎有点儿不一样。里面声息暧昧低弱，这个他们可以理解，那女孩子是个哑巴，可是天都快亮了，王爷竟还没有撵人出帐，他们就不由得对那个女孩子无限同情起来。

次日，赵隼带着打扫战场的成果回来时，承铎正看着一份奏报。见他探头往大帐里一钻，承铎就把折子一扬，道：“云州那边胡狄手下的古离王已经在动作了。我猜他也摸不清虚实，仅是佯动牵制。”

“让他们猜吧，他们还没猜完，休屠王已经让我们做掉了。”赵隼显然也心情甚好，把一把锃亮的宝剑解下来往边上一靠，端起水就喝。

承铎若有所思地看看帐外，道：“雪还在下？”

“小些了。”

承铎想了想，道：“你先歇一歇，一会儿我去巡营。完了这儿就交给你了。杨西林还没回来，你接应着点儿。”说着，站了起来。

赵隼惊道：“王爷要走？”

“去去就回。多则三日，少则两日。”承铎说着，已经跨出了帐门。

燕州平遥镇西的大道上，三匹马儿在雪中慢行。这三人军士打扮，马上各自缚着些皮革靴甲，一看就是燕州大营里的采买。其中一人有些头领模样，长相却不敢恭维，满脸大麻子。行过一个岔道口，远远地看见雪地里映着一点儿红色。

麻子脸打了一下马，马儿在陷蹄的雪地里疾行了几步，看清是个少女，身量娇小，撑着把白油纸伞。那少女听见声响回过身仰头看来，却见明眸顾盼，一身红衣映着雪，竟是说说不出的娇艳。

三人先后勒马立定，互相看了看，露出些搭讪的意思来。少女见他们这样便皱了眉，却听其中一人开口道：“小妹妹，这么大的雪你是要到哪里去啊？”

另一个人也笑道：“要不要上来搭你一程啊。”三人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少女“哼”了一声，“关你们什么事？”

麻子讪笑道：“我们喜欢你才要帮你嘛。”

少女闻言恼怒道：“下流！”

麻子对左右道：“哟，还挺辣的。爷们怕你还没见识过什么叫下流吧。”

三人笑得更是猥亵。少女转身就走。麻子一鞭抽在她伞沿，那伞便撕成了两半，口中笑道：“别忙着走嘛……”

话犹未了，伞面倏然收拢，那少女腰身一拧，便以伞作剑刺了过来。麻子闪身躲过，看她这一刺甚是灵巧，跃下马背就空手来捉她。另两人也跳下马来看热闹，虽见这女子会些功夫，却也没将她放在眼里。谁知三五下过后，麻子竟落了下风，被那女子用伞尖点中穴位，腿弯一麻，一屈便跪在了地上。少女一笑，正欲开口奚落他两句，那一旁的两人已跃到身前，少女回身一挡，又与这两人打斗起来。麻子骂了句脏话，站起来也加了进去。三人斗成一团。

那少女以一敌三，便觉吃力起来，忽然眼角余光瞥见一个戴笠的黑衣人站在一旁，负手微笑。她大吃一惊，心道：这人何时出现的？当下不敢大意，一面要应付那三个兵痞，一面防范着这个黑衣人发难。这样一分神，她便应付不利索，频频失招。眼看那麻子伸手就要擒住她手臂了，麻子却突然“哎哟”一声缩了手，大声喝止了同伴。他低头看时手背上一点儿残雪，一颗小石子滚到了路边，显然是被这石子击中了。三人同时看见了旁边的黑影。麻子出声喝道：“小子，你敢来管大爷的闲事！”

少女站定，喘息两下，才又抬头细看那黑衣劲装的男子。此人身量颇高，剑眉薄唇，目光清亮，容颜俊朗，只是他那副神情，怎么看怎么让人没好气——分明是一副看笑话的样子。旁边还立着一匹雪白的马儿，意态昂扬，一望便知是名驹。

黑衣人放开马缰，颇为头痛地揉了揉眉心，低声道：“这兵痞行凶怎么就偏让我给遇见了。”他抬头似笑非笑地看着那几个兵士，“敢问几位大爷是哪位将爷的麾下啊？”